

ARTHUR HALL EV  
ARTHUR HALL I

阿瑟·黑利作品

# 晚间新闻

[加拿大] 阿瑟·黑利 / 著  
琳琳 郭泽民 王守仁 吴亦东  
吴克明 季天祥 / 译

## THE EVENING NEWS



# 晚间新闻

THE  
EVENING  
NEWS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琳琳 郭泽民 王守仁 吴亦东 吴克明 季天祥／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间新闻／(加)黑利(Hailey, A.)著;琳琳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  
(阿瑟·黑利作品)  
书名原文:The Evening News  
ISBN 978-7-5447-0779-4

I.晚... II.①黑... ②琳... III.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1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5824号

The Evening News by Arthur Hailey  
Copyright © by Arthur Hailey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part of  
The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412号

书 名 晚间新闻  
作 者 [加拿大]阿瑟·黑利  
译 者 琳 琳 郭泽民 王守仁 吴亦东 吴克明 季天祥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Doubleday, 199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79-4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第一部





一架 A-300 大型客机出事失火,现正向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靠近。CBA 电视台纽约新闻总部收到关于这一事件的最初消息时,离该台主办的全国晚间新闻节目首次播出时间只差几分钟。

当时是东部时间下午六时二十一分。CBA 驻达拉斯站站长通过对讲电话向纽约总部“马蹄”办公室的一位节目制作人报告说:“据我们预料,福特沃斯机场随时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因为刚发生了空中撞机的情况,一架小飞机与一架满载乘客的空中客车相撞。小飞机当即坠落,空中客车则已起火,现正设法安全着陆。警方和救护车的无线电正忙得不可开交。”

“天啊!”“马蹄”的另一位制作人喊道,“我们能拍摄到事故现场的图像吗?”

“马蹄”指的是 CBA 电视台那张特大型办公桌,可供十二人同时使用,该台播放的重要新闻均在此桌上计划安排,自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到当晚新闻播出的最后一分钟。

“马蹄”,据称是该电视台最优秀人物的云集之地。凡有关新闻的判断或决定都由这批人作出。他们包括执行制作人、节目主持人、高级制作人、导演、编辑、撰稿人、图片负责人以及这些人的主要助手。此外,正如一支乐队的乐器一样,那儿还装有六台电脑终端、有线新闻使用的印刷机以及一套排列有序的新式电话机。另有许多电视监视屏。这些屏幕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映出未经编辑的原始录像、准备就绪的待播新闻片断,以及竞争对

手播放的内容。

今天和以往一样。坐镇“马蹄”的是执行制作人查克·英森。此人精瘦，头发略带灰色，是新闻界的行家里手。他早年曾在报界供职，直至今日，他始终对国内新闻而不是国际新闻怀有偏好。英森今年五十二岁，依电视界的标准可算“上了年纪”，不过他依然精力不减当年，尽管他在这个两年便能使人精疲力竭的岗位上已经干了四年。查克·英森言词简洁，实际上常常很少开口说话；他不能容忍任何蠢人和无聊的闲谈，理由之一是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

这一天，9月中旬的某星期三——眼下工作压力正达到顶点。自这天清晨开始，他们已经对全国晚间新闻节目的安排和各类报道的选择及重点作了分析、对比、修改、补充，并作出最后决定。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制作人已向总部提供了各自的意见，接受了总部的指示并作出反应。通过筛选，当日的新闻已压缩到八条报道，每条平均时间为一分半钟至两分钟，外加两则附有画面的主持人讲述和四则无画面的主持人口头报道。此两项报道中每则新闻平均时间为二十秒。

现在，由于来自达拉斯的重要新闻，必须立即调整新闻播出的安排，尽管此刻离开播时间已不足八分钟。谁都说不上能送来多少新消息，也说不上能否搞到实况录像。但为了临时插入来自达拉斯的新闻，至少必须删去原来准备播放的一条新闻，并压缩其他新闻。考虑到保持平衡和播出次序的需要，各条新闻的播放次序也将作相应变动。而在进行这些调整时，播放即将开始。对于电视新闻来说，这样的事可说是家常便饭。

“诸位请注意，今晚节目将重新安排，”英森发出了简短的指令，“我们将把来自达拉斯的新闻作为头条新闻。克劳福德将作无画面口头报道。我们有电讯报道了吧？”

“美联社的电讯刚收到。我这里已经有一份。”节目主持人克劳福德·斯隆答道。他正在阅读刚送来的美联社电脑印刷新闻稿。

斯隆面庞粗犷，头发略显灰白，下颔稍稍突出，神态威严而自信。除周末以外，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千七百万左右观众观看他主持的新闻节目。此时他正坐在自己的专座上——执行制作人的右首。克劳福德·斯隆也是新闻界的老手，特别是担任 CBA 电视台驻越南记者的经历，使他步步高升，终于谋到了今天的高位。他当过驻白宫记者，接着担任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至今已达三年。他是全国的名人，新闻界特权阶层的一员。

英森又提高嗓门讲开了。这位执行制作人查看了原先的节目安排之后，对三位高级制作人之一说：“取消沙特阿拉伯的报道。将尼加拉瓜的报道缩短十五秒钟……”

斯隆听到取消沙特的报道决定之后心中难免闷闷不乐，因为这一重要新闻是该台驻中东记者经过精心准备后发回来的，内容涉及沙特今后的石油销售计划，播送时间为两分三十秒。这则新闻到了明天便将变成旧闻，因为其他各家电视台今晚都将予以报道。

把来自达拉斯的消息作为头条新闻，斯隆对此并不持反对意见。然而他个人认为应当取消有关一位国会参议员违法乱纪的新闻。该参议员悄悄地吧八百万美元的巨款塞进一项拨款提案，以此报答曾帮助自己竞选的有功之士和私交。只是由于一位记者顺藤摸瓜、穷追不舍，这则丑闻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披露国会议员堕落的新闻虽能吸引观众，但毕竟算不上新鲜事，不如来自达拉斯的消息重要。斯隆心中不悦地想：查克·英森作出这一决定毫不奇怪；自己偏爱的一则国际新闻将又一次付诸东流。

在通常情况下，斯隆会对取消有关沙特报道的决定提出异议，而且往往成为胜者，因为他这位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是执行编辑，有权对播放内容发表意见——可是眼下没有时间进行争论。

斯隆两只脚跟顶着地面，匆忙而娴熟地将转椅先向后再向旁边稍加转动，使自己面对电脑键盘。他凝神思索，不让四周的喧闹声影响自己的



思路。电脑上很快打出了今晚播出的开场白。

如果电视行业给出生入死的工作人员颁奖章的话，那么国内新闻主编厄尼·拉塞尔的胸前早该满满地挂上一排了。厄尼虽然只有二十九岁，可 he 已先后被派往黎巴嫩、伊朗、安哥拉、福克兰群岛、尼加拉瓜以及其他多事之地，在这些地区处于紧急状态时总能进行出色的现场采访。尽管这类情况目前仍时有发生，拉塞尔却舒舒服服地在玻璃间里的高椅上端坐着，俯视新闻部办公室，观察美国国内动态。自然，这个国家内部有时也会出现混乱。

拉塞尔身材瘦小结实，精力充沛，胡子经过精心修剪，衣着十分讲究，一副十足的雅皮士派头。作为国内新闻主编，他职责范围宽广，是新闻部两位高级工作人员之一。另一位是国外新闻主编。两人在新闻部均设有办公桌。一旦出现重大新闻，分管的主编便在其桌旁坐镇。眼下，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的新闻热得烫手，难怪拉塞尔早已奔向自己的办公桌。

自达拉斯站站长首次报告着火的空中客车向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靠近已过去了七分钟。拉塞尔搁下一只电话，又拿起另一只，同时双目注视着身旁的电脑屏幕，上面正映现出刚收到的美联社报道。他继续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完成这则新闻的报道任务，并不时向“马蹄”报告最新进展。

是拉塞尔报告了使人气馁的消息，即 CBA 摄像人员鞭长莫及的情况：尽管他们正不顾车速限制，风驰电掣般地向现场赶去，但眼下离出事地点尚有二十英里左右。因为那天正是达拉斯站异常忙碌的一天，所有的摄像人员、现场制作人和记者均外出执行任务，而且不巧的是：大家离机场都很远。

当然，图像迟早会送到总部，不过那时已成马后炮，而且也不会是空中客车降落的镜头，这组镜头无疑会相当壮观，也许惨不忍睹。看来今晚全国晚间新闻节目首次播出这条消息时已不可能配上任何图像，晚间新

闻节目是通过卫星送往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西部的部分地区的。

他们唯一感到慰藉的是，达拉斯站站长已经获悉，其他电视台在现场也无摄像人员。他们和 CBA 摄像组一样，此时正赶赴现场。

此时为傍晚六时二十八分，离开播仅两分钟。

新闻室里的厄尼·拉塞尔吃惊地直起身子，全神贯注起来。

约一分钟前，达拉斯站站长暂停与拉塞尔的电话通话，去接另一个电话。拉塞尔手持听筒等着。他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但听不出在说些什么。现在那位站长转过来又开始和他通话。听完他所报告的消息，拉塞尔的脸上浮起了笑容。

拉塞尔从桌上拿起一部红色电话机的话筒，通过对讲话筒与各新闻工作部门接通。

“我是国内新闻桌的拉塞尔。好消息。我们马上就可以现场直播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实况。帕特里奇、艾布拉姆斯和范·坎三人正在候机大楼等待换机。艾布拉姆斯刚向达拉斯站报告过，说他们即将开始现场报道。此外，一辆卫星转播车已放弃了原来的任务，正朝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疾驰，估计很快能赶到。从达拉斯到纽约的卫星传输时间已经租定。我们预计录像信号在晚间新闻首次播出时可以送到。”

拉塞尔尽量做到言简意赅，但他的话音未能掩盖内心的喜悦。人们仿佛受到他的感染似的，从楼梯口飘来了由“马蹄”发出的低低的欢呼声。演播室的克劳福德·斯隆也转过身来，高兴地向拉塞尔竖起了大拇指。

一位助手将一张纸摊在拉塞尔眼前，他疾速地瞥了一眼，然后朝着对讲电话说：“艾布拉姆斯还报告说，在出事的空中客车上有一百八十六名乘客、十一名机组成员。相撞的另一架飞机为私人飞机，已在盖恩斯维尔坠落，无人生还。地面尚有其他伤亡，但没有任何有关数字和损失程度的具体消息。空中客车上一只引擎已脱落，正试图依靠余下的一只着陆。航空管制部门的报告说，火是从引擎失落部位起燃的。报告完毕。”

拉塞尔想道：刚才几分钟内从达拉斯发来的报告十分简明、精当。这毫不奇怪，因为艾布拉姆斯、帕特里奇和范·坎三人小组是 CBA 电视新闻最优秀的搭档。丽塔·艾布拉姆斯原为记者，现为高级现场制作人。她素来以善于对形势迅速作出判断，并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发回报道著称。哈里·帕特里奇则是电视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他平时专门从事战地新闻的采访工作。和克劳福德一样，他曾报道过越战，对其他各类情况也能作出色、可靠的报道。摄影师范·坎原籍越南，现为美国公民。此人以勇敢出名，有时能不顾个人安危抢拍到好的镜头。这三个人眼下即将开始对发生在达拉斯的事故进行现场报道，这一事实本身说明，有关这则新闻的报道已得到了保证。

现在是六点三十一分，晚间新闻的首播已经开始。拉塞尔伸手抓住桌边的控制开关，调大头顶的监视屏的声响。他听到克劳福德·斯隆正在报道有关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事故的无图像头条新闻。在监视屏上出现了一只手，那是撰稿人的手，将一张纸塞到斯隆面前。纸上记着拉塞尔刚刚口述的附加报道。斯隆向桌面膘了一眼，立即将报道内容加入他原先准备的演播稿中。这样的事这位节目主持人干起来历来十分漂亮。

对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的五人记者组来说，事情的进程始于数小时之前，到达高潮则已是中部时间下午五点十分。

五人小组包括哈里·帕特里奇、丽塔·艾布拉姆斯、明·范·坎、CBA 电视台音响员肯·奥哈拉和为《纽约时报》工作的外国记者格雷厄姆·布罗德里克。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他们便离开萨尔瓦多，飞往墨西哥城，后因飞机晚点加上等候换机耽搁了一些时间，最终才匆匆赶往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眼下他们正等着再次换机，分别飞往不同的目的地。

他们在 2—E 候机大厅的酒吧里等候起飞，该机场共有二十四间酒吧，间间生意繁忙。他们的桌子靠近窗口，从那儿可以望到航空舷梯和 12 号进口。哈里·帕特里奇本可以在几分钟后经过此进口登上美国航空公司赴多伦多的飞机。可是今晚飞机晚点，刚宣布说要迟到一小时。

帕特里奇是个瘦高个子，一头不齐整的金发使他看起来始终像个孩子，尽管他已进入不惑之年，而且头发也已开始斑白。此时他显得悠闲自得，并不因飞机的晚点或其他什么事而着急。他即将有三个星期的假期，尽可以休息和放松，他目前最需要的正是休息和放松。

丽塔·艾布拉姆斯转机后将飞往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再从那里前往一位在明尼苏达州有一处农场的朋友家中度假。此外，她私下还有一个计划，即与一位 CBA 高级职员、一个有妇之夫幽会。肯·奥哈拉则要回到纽约家中，格雷厄姆·布罗德里克亦然。

帕特里奇、丽塔和范·坎三人经常合作共事。在最近一次任务中，奥哈

拉初次作为音响员与他们合作。他年岁尚轻，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他的空余时间大都花在电子方面的杂志上，眼下他正在阅读一本这类杂志。

布罗德里克则是个局外人，尽管他被分配担任的现场采访任务使他常与这些电视台的人员接触，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也还融洽。

丽塔今年四十三岁，六年前她还作为现场采访记者上镜头，虽不及年轻时那么频繁出镜、那么极具魅力。众所周知，男人脸上出现日趋明显的皱纹后依旧可以担任记者，继续上镜头，而妇女则不行，往往像小媳妇那样被扔在一边。这种制度多么混账，多么不公。曾有少数女记者试图与之斗争并欲将其砸烂。例如，原为记者兼节目主持人的克里斯蒂·克拉夫特曾将此纷争诉诸法庭，结果以失败告终。

丽塔没有卷入这场争斗，因为她深知无法取胜；相反，她退居二线，从上镜头退到镜头后的制作工作，结果干得出色而有成效。由于她的一再纠缠，那些高级制作人往往不得不向她让步，分配她担任一些本来由男人包干的国外工作任务。起初，那些男性头儿还想阻拦，但最后她还是遂了愿。丽塔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派遣与哈里一起前往战斗最激烈、环境最恶劣的地区进行采访。

两个机场保安人员仍在酒吧里待着，早先他们漫不经心地进出酒吧，眼下却变得异常警觉，注意地收听着步话机。帕特里奇断断续续地听到步话机里传出的讲话声：“……二级戒备状态……空中相撞……正向左 17 号跑道靠近……达拉斯—福特沃斯全体机场人员立即报到……”两位保安人员顷刻跑步离去。

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听到了这一消息。“嘿，”明·范·坎喊了出来，“也许……”

丽塔跳将起来，“我去打听出了什么事。”说毕，匆匆离去。范·坎和奥哈拉分别开始收拾摄像机和音响设备。帕特里奇和布罗德里克也动手整理起行装来。

一名机场保安人员仍在附近执勤。丽塔在美国航空公司的检票口追上了他，她注意到此人年轻又英俊，身体结实得像橄榄球队员。

“我是 CBA 新闻部的。”丽塔边自我介绍边出示电视台记者证。

他两眼发直地打量着她，说：“这我知道。”

她问道：“出了什么事？”

保安人员犹豫地说：“你该打电话给公共问讯处打听。”

丽塔不耐烦地说：“我等一下会问他们的。事情很紧急，不是吗？请告诉我吧。”

“马斯克冈航空公司遇到了麻烦。他们的一架大型客机在空中发生碰撞，飞机已经起火，正在设法降落。我们处于二级戒备，这表明所有应急设施全要动用。现在开始向左 17 号跑道靠拢。”他口气严肃地又加了一句：“看来情况十分严重。”

“我要把摄像记者送到现场，马上就送去。我们该怎么个去法？”

机场保安人员摇摇头，说：“如果你们没有人陪着的话，最远只能走到舷梯门旁。你们会被逮住的。”

这时丽塔忽然想起有人曾告诉过她，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很以能与新闻界密切配合而自豪。她指着保安人员的步话机说：“你可以用它传呼问讯处吗？”

“可以。”

“请呼叫一下。我求你啦！”

他被她说服了。保安人员为她作了呼叫，并得到了回音。他拿过丽塔的记者证，念了她的姓名、职业等，最后转述了她的要求。

立即传来了答复：“告诉他们，得先来公共安全 1 号站，签名再领取新闻报道胸章。”

丽塔哼了一声。她向步话机一指，说：“让我来讲。”

机场保安人员按了下按钮，把步话机递给她。

她急忙对着话筒说：“来不及了，这你也知道。我们是电视台的，有各种证件。我们可以在事后补办各项文字手续。但是，请你，请你现在就放我们到现场去。”

“请稍等，”停了一会后，传来另一人带权威的话音，“好吧，立刻到 19 号门去，快去。要那里的人带你们去舷梯，然后寻找一辆车顶上闪着灯光的机场工作车。我也立即上那儿去。”

她随后朝着哈里等人疾步走去，他们几个正打酒吧间走出来。

丽塔简略地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哈里他们三人作了介绍。“这可是条大新闻。大家马上到停机坪去，别耽搁。我先打几个电话，然后去找你们。”她说着看了下表，五点二十分，纽约已是六点二十分了。“如果动作快的话，我们可以赶上全国晚间新闻的首次播出时间。”对此她暗自表示怀疑。

丽塔向公用电话机走去。帕特里奇、明·范和奥哈拉则快步朝 19 号门前进，寻找通往停机坪的舷梯出入口。眼前发生的事使格雷厄姆很快清楚了许多，他急匆匆地跟了上去。

在进口处旁的一个通道口写着：

舷梯 闲人莫入

仅供紧急疏散使用

装有自动报警器

近旁没有机场工作人员，时间不容耽搁，帕特里奇毫不犹豫地闯了进去，其他人员紧随其后。在他们重重地踏上一段金属楼梯时，身后警报声猛地响了起来。他们若无其事地径自走向舷梯。

此刻正是繁忙之时，舷梯的四周停着飞机及许多机场用车。这时一辆工作车快速开了过来，车顶上灯光忽闪忽闪。车在 19 号门旁停住时发出了刺耳的刹车声。

明·范离汽车最近。他伸手打开车门跳了上去，其余的人也跟着一跃而上，身着工作服的年轻黑人司机发动汽车，像来时那样一阵风似的开走

了。他没有转身便自我介绍说：“哈罗，大家好。我叫弗农，是公共问讯处的。”

帕特里奇则介绍了自己及同伴。

弗农伸手从座位旁掏出三枚绿色新闻工作人员胸章，将它们递给坐在身后的人，说：“这是供临时使用的，最好别在胸前。我已经打破了好几条规矩，像你们那位女同事说的一样：我们没有时间。”

他们已经离开舷梯区，并驶过两段滑行道，向东沿着平行的道路前进。右前方是两条跑道。在稍远处的跑道四周，急救车正在集结。

候机楼的公用电话机旁，丽塔·艾布拉姆斯正与 CBA 达拉斯站站长通话。她发现这位站长已经获悉机场的紧急情况，正设法把当地的 CBA 摄制组派往机场。他得知丽塔和哈里等人刚好就在机场时不禁喜出望外。

她让他向纽约总部汇报，然后问道：“我们的卫星转播情况如何？”

“很好，碰巧有一辆卫星转播车正从阿灵顿开来。”

丽塔了解到，阿灵顿离此地仅十三英里。转播车为附属于 CBA 的当地电视台 KDLS 所有，该车原先被派往阿灵顿体育馆转播球赛。现在则放弃球赛报道，前往达拉斯—福特沃斯机场。

这一消息使她欣喜万分，因为这表明她向纽约总部的“全国晚间新闻”节目首次播出输送文字报道及录像已经完全有了保证。

工作车载着三位摄制人员和时报记者已接近左 17 号跑道——左 17 号表示跑道系一百七十度的磁性航向，方向几乎正南。“左”表示它是两条平行跑道的左侧一道。正如所有机场一样，这些记号均用白色特大字体刷在跑道表面。

弗农一边继续飞车前进，一边解释着：“出事的飞行员往往任意选择跑道降落。在此情况下，通常会选用左 17 号跑道，因为该跑道宽二百英尺，又接近紧急援助点。”



工作车在与左 17 号跑道交接的滑行道旁停了下来，从这里可以看见飞机驶近和降落的情况。

帕特里奇头一个从工作车上跳下，站在车旁赶紧做起笔记来。布罗德里克也在一旁写稿，却并不显得匆忙。明·范·坎爬上了车顶。他站立着，将准备就绪的摄像机扫视着北边的天空。他身后的奥哈拉一手拖着电线，一手提着录音机。

说时迟，那时快，受伤的飞机已出现在空中，离机场约五英里。飞机后部拖着一串滚滚浓烟。明·范立即举起摄像机，在半空稳住，一只眼睛紧贴着取景器。

取景器里，越来越近的飞机变得清晰起来。同样逐渐变得清晰的是飞机左侧的火球和拖在身后的浓烟。人们已能看清火苗来自发动机的所在位置，现在那里只剩下半截机架。在明·范和其他目击者看来，整架飞机未被大火吞没完全是个奇迹。

弗农已将车内的收音机转到飞行波段上，从该波段可收听到机场控制塔与飞行员的对话。此时，控制塔传出一个平静的声音，给飞行员发出警告：“你已稍离滑翔道……请滑向中线的左侧……好了，现已处于对准滑翔道正中的上空……”

飞行员显然难以控制飞机的高度，也无法把握方向。飞机像螃蟹似的难以正行，受伤的右翼低于左翼。飞机机首不时偏向一侧。过后，大约经过驾驶舱里的一阵努力，机头重又朝向跑道。飞机上下颠簸着，忽而一阵急降，忽而稍稍回升。地面的人员都捏着一把汗。“飞机已经坚持飞了这么远，能顶到最后吗？”很多人心中问道。答案是个谜。

收音机里又传出了声响。“控制台，我们的起落架出了故障……液压失灵。”停了一下后，又说：“我们想试着采用‘自由下落’放下起落架……立即降落。”

一位消防队长在他们车旁驻足听起广播来。帕特里奇问他：“那是什